



I am scared

我喜怕

原创现代心理体验小说

韩小瑞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我害怕

原创长篇心理体验小说

韩小瑞 著

华龄出版社

封面摄影：方汀汀
责任编辑：李成志
装帧设计：刘苗苗
责任印制：李浩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害怕/韩小瑞著. —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2010.1
ISBN 978-7-80178-732-3

I. 我… II. 韩… III. 心理学—通俗读物 IV. B8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6146 号

书 名：我害怕
著 者：韩小瑞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印 刷：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 印 张：15
字 数：150 千字 印 数：1~2000 册
定 价：28.00 元

地 址：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：100009
电 话：84044445 (发行部) 传真：84039173

目录

目 录

说在前面/1

令我害怕的东西，并不是那些能看得见的事情，而是那些让人无法解释的事实，那是一种真正震撼人心的感觉。

它们就在那里……

魔法时刻/5

在十年、二十年和以后，你已经将那些事情遗忘，有些东西，却一直在追随着你，并且毫不掩饰地在一旁窥视你的踪迹，等待着它们得以兑现的时机……

那些就是你不相信的事情/35

在不远的地方，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小缝隙里，“它”就在那里蛰伏着，也许还会给你提示。无论怎样它就在那里注视着你，而你却什么也看不到。

友人们的厄运/85

朋友们的这些经历，使我有些震惊，难道真的存在不可知的力量吗？难道那些可疑的事情真的存在吗？如果不存在，那些意外的巧合作何解释呢？

与众不同的左眼/119

“与众不同的左眼”预感着某种传奇，我始终相信，冥冥中有一种力量，

它就在那里……

梦中的大门/129

据说，“如果在梦中看到门，无论是你想从门里出来还是进去，都是灾难的象征，那梦中的大门就是梦魇”。这是真的……？

抛砖引玉/137

人类最值得骄傲的事情，就是能够思维，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类生物的重要标志。“善于词令”不是坏事，它当今社会需要的一种技能……

“独眼龙”/157

预感……只要和你说上几句话，就能把你看个底儿掉。这也叫“天赋”？这也叫“特质”？不论是什么……它就黏上了。

“追不上，活得长”/167

……这些超自然的事情，无法让人理解，如果在梦中真的被去世的人追上了，又会怎样呢？

“恐怖夜”/175

谁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该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……

预言/183

预言似乎能看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。

“魔法”再现/195

你有过“活见鬼”的经历吗？你知道，当你看到了你早就“预感”到的人物出现时，是怎样的心情吗？

“冥冥中的一只手” /203

要发生什么就会发生，“冥冥之中就像有只手”，在那里操控着这些……这个也许只是一种感觉……

魅力？“魔力”？ /211

真的存在那些事情吗？许多往事的确见证了那些自然力量的存在……但是，仅此而已。

生活在继续……/227

虽然可以忘却过去的事情，但是，有些东西，却不会忘掉我……

说在前面

令我害怕的东西，并不是那些能看得见的事情，而是那些让人无法解释的事实，那是一种真正震撼人心的感觉，

它们就在那里……

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”、“人生自古谁无死。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、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……

这些和生生死死相关的豪言壮语，我在小的时候就经常背诵、朗读，耳熟能详，记忆犹新。

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，还能怕什么呢？

但是，死亡只是一瞬间，那样的恐惧在死亡发生时也就结束了，我以下要说的这些事情，无论你信或者不信，但都是真的，而且没有结束，无论是死还是活，那些事情就在那里，从新开始，但不结束，也许换个方法出现。

事实往往如此，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一旦出现的时候，人们所做出的反应最多的就是否认，不信，可事情就是那样无声无息地出现，有那样没有动静的消失，你又怎么能奈何得了它呢？我知道，很多时候会被认为那就是迷信，但是不论怎么看它，它都不会在乎，科学发展，人类进步，社会昌明，那些事情照样无法准确解释。

如果说吸血鬼、撒旦是外国人心中的恐怖梦魇，那么厉鬼、活跳尸就是中国人的噩梦、鬼蜮。我知道这只是传说、杜撰。

我讲的事情和这些无关，那是一些难以琢磨、不可思议、令人费解的事情，就像一张网，笼罩在那里，出乎预料，发生那些事情时，总是那样，不断地提醒着你“它就在那里！”

你不能陪着感觉走，当你跑到时间前面，悉数你能看见的磨难，真不知道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倒退。

这是科学的新疆界，是尚未开发的边缘领域。

无知造就了神秘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那些事情对人们才有如此大的诱惑力。而这种诱惑所产生的震撼，足以使人目瞪口呆、瞠目结舌。

那些感觉和事实的完美结合，使事情表达到了极至，虽然很小，但很完美：

当你有事正要找他时，他的眼神就像正好等在那里与你不期而遇的对视；

当你走在街上茫然地盯着前面的一个人时，在所有的陌生面孔中，只有他会不经意地回过头来也看你；

当你正要启动汽车时，前面路上唯一的一个人，恰巧就只从你的车前路过，你只有无奈地等着他走过去；

当你在空旷的地方正要倒车时，你会发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人正好就挡在你的车尾；

你正要上厕所时，家里一天中唯一的一次电话就响了，你尴尬地跑出来接了电话，对方却又说没什么大事。

.....

诸如此类的事情，你遇到过吗？这仅仅是巧合吗？出现的频率之高，以至于我相信这是一种逃脱不掉的安排。但是这些安排，仅仅是小小的“节目”，是一种生活作料，有一种不能品尝的味道。

恐怕，这也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，而是被很多现实印证了的事实，巧合本身其实就是对一种神秘契约的兑现，只是你根本无从知道它的签署地点和日期，也绝不知道签约人是谁？但它就在那里，在你生命中的某一站中等候着你的到来，并将那些契文逐一地实现。遗憾的是，那些事实，不管你的防备如何，全都会如期而至。

我想，“那些特殊的感觉”也许就是这些事实的使者，听起来很像是算命，眯着眼掐着手指，摇头晃脑。

但那种力量就在那里，改变着我的生活，无论你是否愿意，它就是那么横！

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”这正是那些感觉能击中你要害的经典之处。让你无所适从地等待着那些事情的发生，而你对事态发展，束手无策。

都会说，科学，科学，科学。你却在胡说，然而，科学没有关照这些小事，它们太微不足道了，渺小到没有动用科学的价值，人们也太劳累了，都忙

着挣钱成为首富，钱，钱，钱，这才是现在的必须，就是要研究这些小事情，也需要钱。

还会说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既不死人，又不当饭，说破了，爱谁谁。

这个无奈的结果，需要解释，需要空下来或者用脚指头想一想，我根本就不想看见这些破事儿，但是，当你无论用什么关注它时，它就在那里龟缩着，伺机待发。

真的搞清楚这些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.....

现今的时代，说些这样的事儿，很没劲，但是，很多事件的发生又是那么蹊跷，不容你错过，无论什么年代，那些已经在那里的事实还在那里，虎视眈眈地盯着你，看看是否有什么缝隙，可以在这个信息爆发的年代里，找个机会，在科学的鸟瞰下，展现那些古老传奇又很古板的把戏，也在现今抖个机灵，让那些不错眼珠能看着它们的人大吃一惊，以表示，他们过去在，现在在，将来在，永远在的事实。

就凭这一点，还真拧，也许它要与世共存……

“魔法”时刻

在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你似乎已经将那些事情遗忘得干干净净，可总是有些东西，却一直在追随着你，并且毫不掩饰地在一旁窥视你的踪迹，等待着它们得以兑现的时机……

美国心理学家戴维·迈尔斯说：

“我们头颅里装着仅有三磅重的神经组织，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。这种神经组织比地球上的所有电话网络都要复杂，使我们能用意识或潜意识加工无数信息。……我们的心理加工是为了我们在回想过去、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的过程中能更聪明地思考。”

(一)

因为停电，这个晚上天显得特别的黑。

村子背后的荒山，在没有月光的黑暗中早已悄悄地隐没。

黝黑的山峦，像无声的巨人，潜伏在那里，伺机等待着夜行者的光临，好用它那苍凉的身脊，驮起沉重而狐疑的步伐，漠视着夜行者被黑暗吞噬。

手里拿着脸盆，沿着由村子直达山脚的羊肠小路，我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，蹒跚前行。

村子里人家的几只没有什么名分的柴狗，嗷嗷地狂吠着，尖厉的声音似乎要将这黑暗的帷幕一点点撕裂。

我非常害怕！

我感觉到这些狗虽然被链子拴着，却在努力地挣脱，时刻准备着冲过来将我撕得粉碎。

惊恐的我，茫然地左顾右盼，双脚高低不平地，在山间小路上的碎石中羁绊着。

山里的夜晚，本来就漆黑不见五指，这一停电，就显得越发黑暗。手电微弱的亮光只能照亮眼前的那一小块地方的山路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准确地说，那亮光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。我只好将就那一点点的亮光凑合着看清眼前的那一段路。

其实，这么费事只是为了打一盆不苦的清水来洗漱而已。我一人敢走夜路，就算胆子够大的了。

山脚下有一眼天然的泉水，是这个小村庄里最干净的水源。泉水的水量很少，打几桶后就没有了，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再溢满。

这个陌生的村子，到处充满了让人怀疑的气氛。家家养狗，户户门前不知为什么，都用石灰画着大白圈儿。即使在这个漆黑的夜晚，这些白色石灰圈也依然发射出惨淡的光芒。擦身走过，清晰可见，令人生畏。

那些白色的石灰圈儿，就像一只只看家的大眼睛，直直地瞪视着黑暗的村落，缄默而又忠诚。

我们一进村里，就有人告诉我们，这些白色的石灰圈，是防狼用的。

这山里有狼？真新鲜！但是，不管那些白圈儿是干什么用的，在这一刻都令我不寒而栗。

村里的人还告诉我们，不知道是什么鬼原因，近些年来，几口水井的水都变得很苦，好像有毒似的，反正人畜不能食用。

村民们只是用这些水来浇地。

听村里的人讲，这苦水对地里的庄稼也有影响，用这样的水浇过地后，地里的庄稼会发黄、干枯，直接影响那些村民们赖以生存的农作物的产量。

可我发现村民们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，去想法寻找新的水源。

我真不明白，人怎么会就这样认命，难道就没有人想着改变现状吗？水是生命之源，这里的人就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？就不想想办法吗？

其实，我们心里还有着太多的疑问。

当时我还小，我和我的同学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野营拉练来到这里。我们只在这里呆几天，然后就走。

据当地的人们传说，有一天夜晚，有人听说过从水井里传出“咚咚”的“闹鬼”声，整整一夜没有停止。第二天，人们在井中看到了很多被切碎了的鱼段，殷殷的血水染红了井口。从那以后，村里的几口井水，就都变苦了。

不过后来我听到过另一种说法，说井里淹死过人，所以水苦了。

不论是什么，事实就是，村里的井水不能食用。

在那种“阶级斗争，一抓就灵”的年代里，这件事情还被当作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由专人调查过，但是没有什么结果。

没有人说得清那些鱼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不知道是被谁投到井里的。

这也许只是一场恶作剧。

不管是什么，在这个荒僻的小山村里，全都无从考证，更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

我们也曾经异想天开地猜测，是不是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那里“布法”，“祭祀”什么“灵魂”，实施它的“阴险计划”。当然，这一切，只是瞎说的。

但是更令我们纳闷的是，无论事情的真实情况是怎样，在当时都足够变成一场严重的“阶级斗争”了。

问题是怎么就没人斗呢？怎么就没人追到底呢？

我想，这也只能是传说，没有谁会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在那里发生过，否则在那种“阶级斗争”的时刻，早就被那些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”给灭了，还轮得着流传到现在，用来毒害我们吗？

经过讨论和分析，我们一致认为，那村子里的人也真够木的，出事的时候，怎么不出来看看呢？要不就是什么也没发生过，只是村里的人在瞎编。

无论我在这里怎样 BB，事实就是，水井里的水的确是苦的，连牲口都不喝，更没有人用它做家用。

看着那些苦井，很深很黑，就像一只只瞪着你的眼睛，似乎含满泪水，有话却说不出。

我更加感到奇怪的是，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找人来化验一下这里的水质；看到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水变苦的。他们就只能这样听天由命，无奈地等待着井水再度变甜。

那种“与天斗其乐无穷”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？

我越发地感到这个小山村里，充满了“鬼魅妖狸”。而且因为停电的影响，使这种感觉更加浓重。只是谁也不敢说，可能是怕被扣上“封、资、修”的帽子，受到批判。

手电筒的亮光终于摸索到了山脚下泉眼的边缘，黑暗中，我清晰地听见了从石头的裂隙中往下滴水的“滴答”声。那可怜的泉眼正在溢满，泉水清澈见底。在手电光的照射下，水底石头的肌理清晰可见。掬一捧泉水在手中，那滋味甜甜的。

真是令人奇怪，这山上荒蛮一片，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？

幸亏我不是地质学家，用不着对这里的地质状况作研究，因此，无论石头里的水质有多么奇特，都和我没有关系。

我顾不上欣赏，匆忙打了一盆水，就往回走。

一进村口，黑暗中，一只被链子拴着的狗，突然窜出来冲着我狂叫，吓得我几乎魂魄丧尽。

“该死的狗，该死的停电！”情绪很快平静下来，我心中暗暗地骂道。这时我忽然有点钦佩起自己的胆子来。

在那个缺水的山村里，弄点儿水真是不容易，真有种冲锋陷阵的感觉！

这一幕发生在我十几岁时，正值那个动乱特殊的年代，地点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，我们按照学校的要求到这里参加学农活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距今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，可这些记忆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事情，人生中总会出现一些奇怪甚至有些神秘的事情。当那些不平凡的事件发生时，它们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印刻在人的脑海中，在脑子里存留很长的时间，那就是记忆。

这些深刻的记忆甚至是漫长的岁月也无法抹去。它们就像是幽灵，不经意之间，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，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，闪回当年的景象。它们也会在人生的路途中，不时地提醒你。

冥冥之中，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，会默默地伴随你一生，潜移默化地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。你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刻，那些“影响”就会蹦出来，在你的身上做些违背自然的事情，令你措手不及。

“知识分子（虽然当时我们只是中学生，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在当时是一件必需的事情，是那个时代留给每个人的鲜明的印记。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学生来说，是一件令人新鲜和兴奋的事，因为那儿有很多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和事情，尤其是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，不可思议地对我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农村就是农村，没电就是没电，唯一替代照明的东西就是煤油灯。黑黑的油燃烧后，发出幽暗的光线，黑糊糊的，照在墙上的影子来回摇曳，让人联想不已。

特别是冒出的黑色油烟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，有点儿呛人。

回到住宿的地方后，我匆匆地洗漱完毕，直到这个时候电也没有来。于是熄了那呛人的油灯，早早地上了农村的大炕。

那炕是土坯子垒的，但铺上被褥后，整理得还算舒服。

黑暗中，一番熙熙攘攘的吵闹之后，劳累了一天的我们正要睡着的时候，听到房门“吱”的一声被推开了，一道手电的亮光从门缝中射进房来。我们大呼小叫以为来电了，全都爬了起来。但随后推门而进的却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。

她是那种典型的山村妇女，四十来岁，一双布满鱼尾纹但还算漂亮的眼